

民俗风物



中央文献出版社

《北京市石景山区志》漫谈系列丛书·之五
北京市石景山区地方志办公室编

民俗风物

《北京市石景山区志》漫谈系列丛书·之五

北京市石景山区地方志办公室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俗风物/ 石景山区地方志办公室编.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7

(《北京市石景山区志》漫谈系列丛书/

刘国庆, 杨博贤主编)

ISBN 978-7-5073-2596-6

I.民… II.石…III. 风俗习惯史—石景山区 IV.K892.4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93110号

《北京市石景山区志》漫谈系列丛书

民俗风物

丛书主编/ 刘国庆 杨博贤

编 者/ 石景山区地方志办公室

责任编辑/ 孙 翊

出版发行/ 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1号

邮 编/ 100017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蓝海洋彩印

印 刷/ 河北省欣航测绘院印刷厂

787×1092mm 16开 印张14.5 192千字

2008年7月第1版 200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ISBN 978-7-5073-2596-6 定价: 180.00元 (全五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序 言

2008年7月，正当北京奥运会向我们急速走来的时候，作为《北京市石景山区志》的普及型读本——区志漫谈系列丛书出版发行了。是历史的机缘巧合，还是修志工作者匠心独具？总之，这是凝聚全区文史学者智慧的结晶之作，是奥运文化百花园里开出的绚丽花朵，是向北京奥运会奉献的文化厚礼。

石景山区旧时以“左临帝都，右绕长河”的独特地理位置，形成众多的历史文化景观和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文化，成为北京市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漫谈系列丛书分类而集，以《辉煌集萃》、《缤纷史话》、《古刹寻踪》、《名人墓葬》和《民俗风物》5个部分，构成了一幅风格统一而内容别致的完整历史画卷。

《辉煌集萃》，撷取了地区历史上存在过的大型人文景观、出现过的历史人物和重大事件，形象直观地凸显了区域历史文化的华彩乐章。碣石宫、戾陵堰、孔雀洞、法海寺壁画、秦始皇、窦燕山、老劳模、新英雄、奥运名将……丰碑巨碣，昭昭在史，种种神奇悄然拨动读者的心弦……

《缤纷史话》，以史为经，贯通古今。永定河源远流长，石景山丰神俊雅；历代名人的光顾，新时代曙光的再现；曲折的发展历程，耀目的改革成果……条分缕析，娓娓道来。多彩的场景，客观的描述，成为认识新北京沧海桑田之变迁，民族复兴之伟业的历史缩影。

《古刹寻踪》，展现了北京西山红墙碧瓦、古刹林立的历史景观。法海寺的绝妙，承恩寺的神秘，龙泉寺的清幽，香界寺的伟丽，皇姑寺的奇特，金阁寺的辉煌……既有皇家兰若的巨丽，也有民间寺庙的斑斓；幽谷的灵动，古树的凄迷，石刻的精美，暮鼓晨钟下的一个个传奇……

《名人墓葬》，揭示了石景山自古以来就是风水宝地的历史事实。老

山汉墓举世皆惊，八宝山革命公墓世界闻名！汉、晋、唐、辽、金、元，一代代名人埋骨于此；明代，这里更是皇家贵族向往的“一溜边山府”的中心地带；清、民国以至于今，众多名人选择这里做最终的归宿！宽大的墓园、巍峨的墓塔隐映在松涛树海中，吟唱着前人曾经的辉煌……

《民俗风物》，摄录了地区历史上的民俗镜头，展示了古老的风情。古村落的岁时遗韵，衣食住行的曼妙画面，驼铃古道的迤逦漫远，五行八作的情影流图，一秉虔诚的花会，走南闯北的驼队……婚嫁丧葬、歌谣谚语……古槐、水井、火炕、煤窑、冰窖、石料……乡情浓郁，古韵依然。

《北京市石景山区志》漫谈系列丛书，又是帮助石景山区的建设者们开启历史文化宝库的一把金钥匙！

作者们囊括了几十年来的考古成果，集中了地区的文史精华，经过史海漫游，搜奇探胜，推敲考证，表明石景山地区是北京城市最早的发源地之一，先是北京城市萌芽期的政治中心，后来成为京城生存发展的保障地带，还是北京最早的近代工业发祥地，在历史上一直是北京市的关键部位、关键区域，对北京市的生存和发展起着其他地区无法替代的作用。旧时，境内古道是北京城西的军事经济交通保障线，北京历史上的大型水利工程都从这里起步，俊美的西山是北京城外最著名的风景别墅区，为京城民众提供优质休闲旅游环境。这一令人信服的结论，为“打造北京CRD，建设首都文化休闲娱乐区”提供了重要历史文化支点，足以使石景山人充满自豪，引为骄傲！

立志建设石景山的人们，应当时时把它摆在案头，作为开卷有益的工具书。

《北京市石景山区志》漫谈系列丛书还是面向普通读者的文化大餐。“言而无文，行之不远”。丛书的作者大多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登山则志满于山，观海则情溢于海”。在追求反映史实的基础上，语言上力求精警洗练。丛书的文章经过编辑的反复修改，提炼加工，明白晓畅，有“好书不怕百回读”的显著特点。



古往今来，治国者以史为鉴，治郡者以志为鉴。以往整理的石景山乡土资料，多为断简残编，吉光片羽，或详于一事，或偏重一隅，或藏于深宫而未得人识，或巨著煌煌而不便细读。《北京市石景山区志》漫谈系列丛书则经纬分明，贯通古今，系统全面，涵盖了石景山地区的各个角落和各个层面，集知识性、可读性于一身，雅俗共赏。它是地域文化姹紫嫣红的百花园；它是地域文化澎湃的大江长河；它是地域文化崛起的泰山昆仑！期盼各级领导干部不失时机，率先垂范，并就此拉开群众性读志用志活动的帷幕，导演出一幕幕知石景山、爱石景山、万众一心建设石景山的威武雄壮的活剧来。

是为序。

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政府区长：

周茂华

2008年7月



序言	1
----	---

古村忆旧

唐代的庞村	3
千载悠悠话石槽	6
上庄村怀旧	9
记忆中的下庄村	12
旧时何家坟琐记	16
刘娘府与崇祯皇帝	19

院落民居

模式口旧时民居特点	25
模式口的旧时民居	27
清末民初建造的煤商宅院	32
结构精巧的薛家一进院	37
五里坨的王家大院	40
古城村的廉家老院	45
北辛安镇的古井和古井碑	49
古城村旧时水井	54
模式口民居中的砖雕艺术	57
古城村旧时民居中的火炕	61
模式口古镇的碾子和石磨	64

谋生手艺

石府村、石府石、石厂和石匠	69
---------------	----

灯笼陈.西天顺.田顺庄	74
京西下庄打磨人	77
永定河畔铸钟人	80
京西杨庄村的“毛驴张”	86
北辛安镇上的剃头匠	89
模式口的煤窑	94
麻峪村的冰窖	97
永定河上的麻峪村善桥	100
衙门口的驼户	102
旧时拉骆驼的走北口	106
话说旧时赶牲口	110

店铺作坊

古城村的万盛涌	117
古城村的郝记肉铺	120
古城村中斜木行	122
模式口的范家裱糊	126
模式口旧时的“孙家汤锅”	128

生活习俗

古城村生活习俗忆旧	133
古城村旧时的岁时节庆	137
古城村旧时的婚嫁习俗	145
古城村旧时的丧葬习俗	153
古城村旧时的“老太太会”	157
模式口的接生婆和生育习俗	160
石景山的民间谚语	164
石景山的方言土语	166



石景山的民间歌谣.....	168
石景山的民间游戏.....	171

乡村风情

石景山区的庙会.....	177
民俗风情的珍本——《京西古城村太平歌词》.....	185
古城村的秧歌舞.....	189
古城村的钱粮筐.....	192
古城村的石锁会.....	194
古城村的太平鼓.....	197
古城村的狮子舞.....	199
模式口古镇风物散记.....	203
后记.....	220



古 村 忆 旧





唐代的庞村

陈 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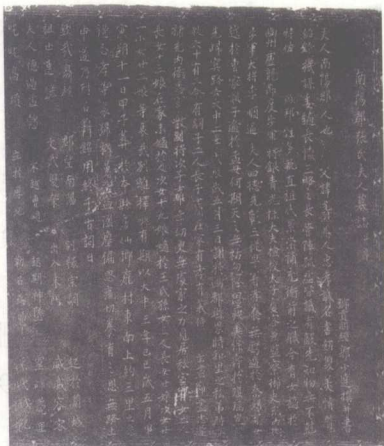
庞村，位于石景山区西南部，石景山南麓的永定河东岸。1963年，村落消失。它是一个古老的村庄，历史可追溯到唐代，属于唐代幽州幽都县房仙乡管辖。庞村也是北京少有的自唐代以来名字、地点一直延续至今，没有发生过任何变化的古村落。

唐代幽都县在幽州西界，地域广阔且又多山，人口少，设乡少，村也少。今天我们凭借出土的唐代墓志，已能全部复原出幽都十二乡的乡名了，但各乡的村名却知之甚少。幽都县十二乡中面积最大的是房仙乡，房仙乡横跨海淀与石景山二区。1957年，在海淀区公主坟北曾出土过辽代《王师儒墓志》，墓志有“□□年四月五日归全于析津府宛平县房仙乡池水里之西北原”的记载；又1990年6月，在辽宁省建平县三家子乡五十家子村东南四里坡大沟出土辽代《秦德昌墓志》，墓志有“宛平县池水里□□□□□□□因受封于秦而得姓焉，其先丘垅本在池水故里”的提法。可以认为唐代房仙乡的东界在今公主坟，与丰乐乡交界，西界达石景山区西部的庞村，南界与福祿乡相连，北界与保大乡毗邻。1985年，在石槽村（今玉泉路东侧海淀区境内）出土了《唐故游击将军纪公夫人张氏墓志》，志云：“大中元年(847年)十月八日庚子卜葬于薊城西幽都县幽都乡石槽之原”，我们才知道原来被认为是房仙乡的东南部分实际上应是新知道的幽都乡地界。

今天我们所知唐代房仙乡的村名实在太少，除了在今海淀区的池水里外，石景山区境内还有鲁谷，依《辽·韩佚墓志》、《辽·韩资道墓志》载：“葬宛平县房仙乡鲁郭里”。史地学家都认为辽代的鲁郭里应为唐代村落的延续。新安里是1995年在老古城出土的《唐·论博言墓志》中获得

的一个新村名。但在唐代的房仙乡中作为一个古老的村名，且村名名字的写法和读音一直保留至今未变的唯有庞村。明《宛署杂记》曰：“石景山近浑河，有板桥，其旁曰旁村、曰杨木场”。村的古字写作“旁”，旁应视作“庞”字的讹传，这样的事例并不少见。庞村至少应该是在唐代中叶形成的，是以庞姓人作为主要聚集而成的村落。庞姓的郡望是在陕西的兴平，庞姓族人后来迁徙到幽州来的。

按今天庞村的位置距唐代幽州城的直线距离为30里，是幽州的近郊。我们从唐代墓志得知，唐代时已经有了庞村这个名字。1949年出土的《唐故幽州节度押衙摄檀州刺史充威武军营田团练等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大夫上柱国乐（邦穗）公墓志》曰：“中和二年（882）葬于幽都县界房仙乡庞村”和1971年出土的《唐南阳郡（李顺通妻）张氏夫人墓志》：“大中三年（850）己巳岁五月甲寅十一月甲子葬于本县房仙乡庞村东南上约三里之原”。可见庞村的历史距今至少已有1200年的历史了。说庞村的名字一直延续至今是有根据的。辽乾统七年（1107）“普济寺严慧大德塔记铭”：“师俗姓李氏，燕京析津庞村。”



南阳郡张氏夫人墓志拓片

唐代的庞村究竟有多大呢？村有多大，与人口多少和地形平坦不平坦有关。房仙乡从东往西依次是池水里、鲁郭里、新安里、庞村，四村之间（池水里和鲁郭里间按距离还应有村的存在）平均距离在五里左右，唐代“里”与“村”单位名的不同，也体现了它们的规模和大小不同，因此笔者认为庞村的规模不会太大，以幽都县人口计，应少于蓟县，在8万左右，除去城内居民外，十二乡平均每乡约3000人，从房仙乡面积看，全乡应有4—6个村，每村约有500人，庞村比池水里、鲁郭里、新安里小一些，人口在300—400人左右。

以庞村所在的地形地貌看，村西即为永定河，村东是一片沃野平畴，



村东南上约三里即为李顺通妻张氏墓，乐邦穗墓因出土太早，当时的情况不详，不知具体的出土地点，但也应在村的东面，因此唐代庞村东西应长约一里左右。今天庞村所在位置，永定河为西北——东南走向，河东岸畔有清雍正七年(1729)建的“北惠济庙”，今有御碑亭一座，亭中雍正御碑文曰“得地庞村之西，鼎建斯庙”，可见在今北惠济庙之东就是庞村，现有1950年修建的永定河引水渠之一的南干渠从庞村穿过。庞村处于永定河谷冲击平原之上，地势较高，整个村子略呈椭圆形，村中有两条东西走向的大街。

唐代的庞村是什么样的？我们不知道，唐代的村落民居住宅目前已没有实物存在，在敦煌唐代的壁画中还能看到贵族宅第的乌头式大门以及用有直棂窗回廊连接的四合院，而乡村民居在《展子虔游春图》中有不用回廊但以房屋围绕，平面为狭长形的四合院以及以木篱、茅屋组成，布局紧凑的三合院。唐代的庞村民居应与《展子虔游春图》中描绘的差不多。

庞村在唐代是永定河的一个渡口。村西外300米处有一条古老的堤岸，它所处位置正在永定河的拐弯处，河水经石景山南流，形成多处甩弯，水势激荡，构成了对庞村主要的威胁。这段堰长350米以上，是用坚硬的长短不一但厚度统一的十八层花岗岩长条石垒砌而成，故称十八堰，又因条石以阶梯状斜向垒成，又称十八蹬。堤岸的每层条石之间用米浆汤灌缝，条石与条石之间凿以银锭式凹槽，以扣锁相连。十八堰建于何时，已不可考，但从历年的泥沙冲击掩埋程度看，原堤总高9米的十八层条石，现地面上裸露的有七八层，为4米左右，以及暴露在地面上条石的风化，表面已捻之成粉末程度看，十八堰的建成时代不应晚于唐代。这样一个巨大的工程在古代必然是官府所建，非一般民力能达到的。照此推理为千年以上时代的根据是合理的。永定河沿岸百余里，仅有庞村段建有如此坚固的堤岸，很可能庞村在唐代的房仙乡具有重要的位置，有官署衙门存在。另一种可能，庞村是否与刘总在石景山的活动有着密切关系呢？

庞村作为一个历史遗迹，在首钢搬迁后，有可能成为石景山区在功能拓展方向凸现出恢复历史原貌的重要性，唐代庞村的重建正当其时。

千载悠悠话石槽

李新乐

2006年，一座千年古村——石槽彻底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洋溢着时代气息的崭新楼群，村民们依依不舍地告别世代居住的老屋，搬进楼房。每当清晨，村民们遛弯儿，不知不觉地来到石槽村故地。

石槽是石景山区再普通不过的一个自然村，它不像村西的黄庄那样，历史上曾有过宴燕山的五花院；也不像与黄庄比邻的鲁谷那样，闻名京西；更不像八宝山、老山之间的上庄那样，村东有妇孺皆知的娘娘庙；村里著名的古物，莫过于青石质的石槽了。石槽长约四米，宽、高均约一米，槽帮0.2米，呈梯形，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地地道道的石槽，而不是石棺，石槽村由此得名。

说起石槽村的由来，村民们津津乐道一个古老的传说。那是在明朝永乐年间，大明太监刚炳与北国鞑兵大战于洪炉山前，刚炳一看出阵的是一员女将，哈哈大笑着：“北国就没男人了吗？好男不跟女斗！”那员女将名叫萧玉梅，手持两把月牙飞刀，年轻美貌，面如芙蓉。刚炳不知这女子厉害，挥舞双叉，催马上前，萧玉梅佯装败退，将刚炳引至洪炉山口。刚炳不知是计，紧追不放。刚到山口，就听萧玉梅高声大叫：“此地洪炉山口，洪炉专炼钢铁，还不下马受死！”刚炳一听，大叫：“我命休矣！”原来，刚炳又名刚铁，刚铁与“钢铁”谐音，“洪炉专炼钢铁”，莫非这是天意？正在迟疑，萧玉梅一刀飞来，疾如闪电，刚炳的上半身顿时落地，战马向南狂奔，下半身也落了地，战马依然不停狂奔，跑到一个荒村，向东跑去，到水槽中饮水，之后消失在一片枣林中。

人们把刚炳上半身落地的地方叫上庄，下半身落地的地方叫下庄，路



过的村子叫“路过”，后来叫成了“鲁谷”，那个“荒庄”就是后来的黄庄，饮水的那个石槽，就是后来的石槽村，那片枣树林，就是石槽村东的枣林村。

一则传说，把八宝山一带的地名巧妙地联系在一起，这传说倒也新颖别致。不过，传说毕竟不是史实，实际情况是：石槽村起码在唐代就已经存在了。那是在1985年3月，玉泉路以东建筑工地上，出土了唐代纪公夫人张氏墓葬。据墓志铭记载：纪公曾任“游击将军守左金吾卫大将军试鸿庐卿”，曾率兵守卫边疆，张氏随夫戍边，于大中元年（874）死于潞邑（今通州），“葬于蓟城西幽都县幽都乡石槽之原”。墓志铭雄辩地证明：石槽村少说也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石槽村呈不规则形状，占地面积约420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3100平方米，有耕地332亩，一条东西走向的大街，是村中唯一的一条街道。那著名的石槽，位于村子正中路北。每当茶余饭后，人们不约而同地到石槽聚齐，有说不完的知心话。这里是人们交流感情的所在，传递信息的地方，村里有什么新闻，很快便传遍全村。

村东有座老爷庙，供奉刘关张三兄弟。别看村子不大，老爷庙却颇具规模：两进院落，两层大殿。殿中壁画虽出自民间画家之手，倒也色彩鲜艳，极为传神。1958年文物普查时，老爷庙仍完整地保存着，普查资料清晰地写着：（老爷庙）坐北朝南，山门硬山筒瓦箍头脊，面阔2.2米，进深1.5米，大殿三间，硬山，面阔8.5米，进深5.6米，后殿大式硬山，前出廊，面宽8.8米，深5.5米。

老爷庙是村里最好的建筑。此外，若论建筑的豪华，规模的宏大，恐怕就得数崔家大院了。崔家大院位于村中大街路南，与饮水的石槽隔路相望。说是“大院”，并非人们想象的由几进院落组成的“大院”，它只有一进院落，只不过院子比较大罢了。此院东西南北房各五间，大门开在北边，西北角方向的门供人出入，东北角方向的门供大车出入。

崔、杨两家是村里的大姓，此外还有项、刘、李、刁、夏等姓。村

人以务农为生，其中有四五户养骆驼的人家。所养骆驼与其它村相比，数量不多，一户也就一把（7只）。每当夏季，叮叮当当的骆铃声，从石槽传到口外。整个夏天，骆驼要在口外“度假”，而照料这些骆驼的，其中就有石槽的杨家。养骆驼的人家，并不是家家都到口外放骆驼，那些骆驼较少的人家，往往委托骆驼把式放养，杨家就是替别人放养的骆驼把式之一。

在外地，假设两人相遇，只要对方说出石槽村一带的地名，就会有一种亲切感，立刻会将两人的距离拉近。石槽村一带的地名，名不见经传，是人们在长期生活中形成的。比如说村北的姑子坟，那里有几座小塔，如今塔不复存，塔以北的两颗硕大银杏树还在。又如村东的杜家坟，是通往枣林村的必经之路，如今年轻人恐怕连枣林村的地名也没听说过，因为这个村庄在日伪统治时期已经消失了。

石槽村消失了，在村民中留下深深的遗憾，但这是历史的进步，发展的必然。值得庆幸的是，经过石槽村故址的公交车，却留下了“石槽”的车站名。